

埃勒里·奎因侦探小说

The Devil To Pay

恶魔的 报酬

(美) 埃勒里·奎因 著

王琢 译



恶魔的报酬

The Devil to Pay

(美) 埃勒里·奎因 著
王砾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恶魔的报酬 / (美) 奎因 (Queen, E.) 著 ; 王琢译. —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-7-5133-0195-4

I. ①恶… II. ①奎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23539号

The Devil To Pay by Ellery Queen

Copyright © 1937 by Fredrick A. Stokes Co. Copyright renewed by Ellery Quee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CK TIM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
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01-2007-5216



恶魔的报酬

(美) 埃勒里·奎因 著; 王琢 译

责任编辑：战丹

统筹编辑：褚盟

责任印制：韦舰

装帧设计：稻田·所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刚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：010-88310888

传真：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910×1230 1/32

印 张：8.375

字 数：133千字

版 次：2011年3月第一版 2011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0195-4

定 价：25.00元

第一部分 ——

第一章 小题大做

好莱坞就像是《绿野仙踪》中的奥兹国，拥有很多离奇而诱人的特点：十二月间，铁皮圣诞树会突然出现在路灯柱子周围——尽管烈日下的温度接近华氏九十度^①；餐厅会被修建成灯塔或帽子的形状；星期六晚上，女士们会穿着裤子，披着水貂大衣，牵着小豹子散步；这里的早报是五美分一份，晚报是两美分；人们会排着队，等上漫长的几个小时，就是为了观看其他人把手按进黏糊糊的水泥里^②。在这种环境中，任何琐碎的事件都不会显得微不足道——同类事件受重视的程度肯定超过在辛辛那提或者泽西市。同样，在这里发生的重大事件更会变得意义深远。

因此，当欧赫匹水电公司的泡沫破灭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激动万分——甚至那些并不持有欧赫匹股份的人也贪婪地阅读着《洛杉矶快

①即摄氏三十二度左右。

②这里指好莱坞明星在星光大道上留下手印。

报》。一夜之间，“欧赫匹”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，几乎与“五胞胎”和“九个老头儿”^①同样出名。当然，这种比较并没有损害欧赫匹的重要性。欧赫匹水电公司倒塌的过程让它更加名声显赫——这可真够瞧的。由于律师安那托尔·鲁伊希的先见之明，这个案子没有在法庭上进行审理。不过，报纸上和街道上的论战可谓如火如荼。那场“战斗”相当壮观：所罗门·斯佩思消瘦的亲生儿子在《洛杉矶独立报》的编辑部里发射远程炮弹；恼怒的股权人则聚集在“桑苏斯”^②小区的铁门前面大声喊叫或怒目而视；而在大门后面，所罗门·斯佩思却不为所动地计算着百万美元的财产。

其实这全怪东部的专科医生——如果不是那位医生推荐这里的气候、高尔夫球场和日光浴，所罗门·斯佩思根本不会跑到加利福尼亚州来定居。所罗门·斯佩思会安于懒洋洋地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下，斜眼看着肚皮上的层层肥肉吗？绝不可能！所罗门·斯佩思必然会无休止地为他的资本操心，因为那些钱和他一样悠闲——躺在多家固若金汤但并不诱人的银行里面。这是命运的安排！于是所罗门·斯佩思站了起来，遮着他光溜溜的身子，满怀希望地四下张望——他看到了里斯·雅尔丹和小安那托尔·鲁伊希。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之后，那个著名的——后来又变得臭名昭著的——欧赫匹水电开发公司就诞生了。（所罗门·斯佩思也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维尼·摩恩，但是他对于维尼完全是感官上的享受，而不是商业上的兴趣，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了。所罗门从来都不会忽视艺术；维尼成了他的被保护人，更加有趣的是：维尼的艺术生涯也开始于他们灵魂相通的那关键一刻。）

^① “九个老头”指迪斯尼影片公司的九名核心动画师，他们为迪斯尼创造了一系列著名的动画形象。

^② 原文为Sans Souci，法语，意为无忧无虑。

在那段日子里，重工业正逐渐衰落，华盛顿不断传来将要讨论控股公司法案^①的风声……要想组织和壮大欧赫匹水电开发公司相当困难，这需要天才，而所罗门·斯佩思就是一个天才。不过，所罗门·斯佩思的成功离不开里斯·雅尔丹。里斯成了公司的代言人，而且相当成功——他是驾驶游艇的高手、高尔夫球手、体操运动员，还是各种“体育用品”的收藏家。所罗门需要他，这是出于多种不同的动机：里斯·雅尔丹拥有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资金，他拥有雅尔丹这个响亮而迷人的名字，而且他对于如何生意做大一窍不通。

欧赫匹的案子从财经报道转到洛杉矶中央警察局的谋杀案分局之后，这个原本已经够轰动的故事就变得更加引人入胜了，对于报社主编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了金块；菲茨杰拉德的欣喜之情达到了近乎癫狂的程度。菲茨杰拉德是里斯·雅尔丹的校友（哈佛大学零八级），同时他又算是沃尔特·斯佩思的老板。不过欧赫匹的案子实在太诱人了——洪水、维尼·摩恩、维尼养的喷香水的小猩猩、那个关于糖浆的煽情细节、古旧的意大利长剑，还有可能存在的上千条人命的罪责——菲茨杰拉德顾不上其中的道德问题了，他让手上的两家报社都尽情地利用这个卖点。

当然了，洛杉矶报界的每一个成员都陷入了狂热状态，公民的责任感和职业上的乐趣都促使他们深度挖掘欧赫匹的故事；他们的报道千奇百怪，从维尼挑剔的洗浴习惯到潘克的一张旧剧照——他曾经在已经被遗忘的平原史诗《印第安人》当中扮演单手持弓的黄马部落酋长。他们甚至从资料库里找到了一张里斯·雅尔丹赢得一九二八年南加州业余高尔夫球赛冠军的照片。

一名专题记者实在找不到素材了，只好求助于统计数据。他指

①一九三五年的一项法案，意在监管电力企业。

出这个案子里的所有当事人都不是好莱坞本地人——这还用说嘛！里斯·雅尔丹来自弗吉尼亚州，雅尔丹家族是为数不多的来自弗吉尼亚州、既拥有祖传的巨额财富又能保持传统的家族。所罗门·斯佩思在纽约出生。沃尔特·斯佩思本该生在高山、平原或大海上——因为他的父亲有四处游荡的习惯，结果他却是在芝加哥的一家医院里看到第一缕阳光的——他的母亲也是在那里最后一次和阳光告别。维尼·摩恩出生时被命名为弗丽达·蒙德伽德，在南达科他州麦田中的一个瑞典小教堂里受洗。（进入好莱坞是她不可避免的宿命。她一头金发，喜欢扭动屁股，中学时就是校剧团的明星；她曾经在一个叫尼克的希腊人开的餐馆里当女招待，后来赢得了州选美大赛，和一头产奶冠军奶牛一起分享荣耀。）安那托尔·鲁伊希出生于维也纳，不过他很快就补救了这个错误；他放弃了堪萨斯城的律师职业，被好莱坞的磁性吸引了过来——就像铁屑一样。潘克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弗拉布什地区。

那名记者甚至附上了菲茨杰拉德的介绍，这让主编愤怒不已。菲兹似乎是波士顿的爱尔兰后裔，他追求真理，还嗜好威士忌；慢性鼻窦炎和汤姆·穆尼的承诺促使菲兹来到了加利福尼亚，等等，等等……艾勒里·奎因先生是曼哈顿西八十七街的住户，在这个谜案陷入困境的时候，他也曾靠研究这些有趣而琐碎的数据解闷。

在这个案子中，唯一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人是一位举止难以捉摸的女孩子——就是里斯·雅尔丹的女儿，瓦莱莉·雅尔丹。

“我认为，”沃尔特·斯佩思第一次遇到瓦莱莉·雅尔丹是在贝弗利山的一个私人马球俱乐部，“没有什么名人真的出生在这里，雅尔丹小姐。”

“这就是你搭讪的方式？”瓦莱莉叹了一口气，继续削一个桔子的皮。

“为什么要在好莱坞？”沃尔特一边继续说一边上下打量着瓦莱莉·雅尔丹。他真不明白斜扣在瓦莱莉脑袋上的圆形毡帽如何能够违反地球引力；不过，注意到瓦莱莉的嘴唇之后，他就忘记了关于引力定律的严肃问题。

“我不在乎你说什么。”雅尔丹小姐不快地说，“走开，你破坏了我的——”她突然跳了起来，“好样的，老爸！加油，潘克！”她尖叫着，挥舞着手上的橘子。“当心那匹枣红色的马！”大概潘克听从了她的劝告，因为两匹马从混乱中冲了出来，他们的前面是一个划出优美弧线的球。“没问题了。”雅尔丹小姐满意地说，“哦，你还在，斯佩思先生？”

第一名骑士是一个长腿的年轻人，他骑着一匹棕色的马，冲过了赛场，用娴熟的技巧把球精准地推向了球门。在他和追逐者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年轻人，他有一头红发，脸上长着雀斑，肩膀异常宽厚。球蹦跳着落入了球门柱之间，第一名骑士举起球棍表示庆祝，红头发的保镖笑着应和，把大拇指顶到鼻子上。然后他们一起慢慢地跑回中场。

“哦，我明白了。”沃尔特说，“前面那个是你老爸，第二个是潘克。”

“你是侦探？”瓦莱莉似乎有了兴趣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红头发——潘克^①——似乎很合适。再说，我觉得你父亲不会去用拇指顶鼻子。潘克是谁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的男朋友？”

“哦，原来你关心这个。”雅尔丹小姐一边伶俐地反问，一边把小巧的牙齿嵌进橘子里面。“才三分钟，你就开始打探我的私生活！你是不是马上就要向我求婚？”

^①潘克的英文为Pink，意为粉色。

“请原谅。”沃尔特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如果你觉得我讨厌——”

“还不算！”瓦莱莉笑了起来，“过来，小宝贝儿。”沃尔特犹豫不决。他不太习惯现代女孩儿的作风。他唯一熟悉的女性是泰特斯小姐，一位年迈的英国女人，不仅负责他的教育还给他掖被角——直到他去上菲利普斯学院为止^①；在有生之年，泰特斯小姐一直坚决反对一浪接一浪的妇女解放运动，从吸烟到膝短裙，从选举权到生育控制。

沃尔特再次上下打量着雅尔丹小姐，决定从她入手深入了解女人。他靠在围栏上，“你的父亲看起来很年轻，不是吗？”

“这很恼人吗？都是维生素和运动的效果。我父亲是一个运动高手。这也是潘克的职责所在——正好，”瓦莱莉小姐冷冷地说，“能让你松一口气，斯佩思先生。潘克是个奇才——他能参加和指导所有你听说过的和没有听说过的任何体育运动，他还是一个营养学专家。当然也是素食主义者。”

“很有趣。”沃尔特急切地问，“你是素食主义者吗？”

“感谢上帝，不是。我是食肉动物，你呢？”

“我的品位很低，不过我不介意告诉你，我喜欢用獠牙撕咬嫩牛排。”

“太棒了！那么你可以邀请我吃晚饭。”

“啊——这——那好吧。”沃尔特小声嘟囔着，完全不明白这位小姐为何神奇地改变了态度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在焦急地考虑如何继续这次愉快的谈话。“呃——他看起来像是你的兄长。我是说，如果你有哥哥，大概就是他这个样子——”

“我还曾经被认为是我爸爸的姐姐。”瓦莱莉伤心地说。

^① 菲利普斯学院 (Philips Academy)，美国一所著名的私立高中。

“继续。”沃尔特仔细地打量着瓦莱莉，“你看起来挺像年轻的家庭主妇。”

“斯佩思先生，你真是观察敏锐！我缝的针脚又细又齐，而且我在学校的整理床铺项目总是得A。”

“我并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沃尔特认为她的身材棒极了。

瓦莱莉正色地看着他。“怎么了？难道我的衣服不合体？”

“电影星探们的眼睛肯定出问题了！”

“真的吗？这就像纽约洋基队放汉克·格林伯格^①去了底特律老虎队，他也是布鲁克林区的人。”

“你很上相。”沃尔特又凑近了一点儿，“我是说——你的鼻子像莫娜·洛^②，你的眼睛和嘴唇让我想起——”

“斯佩思先生。”瓦莱莉低声说道。

“我的母亲。”沃尔特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类比，“我有她的照片。我是说——星探们怎么会错过你？”

“其实，他们没有看错。”瓦莱莉说，“他们在我屁股后头追了好多年了，不过我从来不搭理他们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会在银幕上走红的。”瓦莱莉用空洞的声音说。

“胡说！”沃尔特热切地说，“我打赌你还能演戏剧。”

“算了吧。你知道吗——我出生在好莱坞，这就是一个障碍。我还讨厌沙滩和平底鞋。我又不是一个厌倦了家庭生活的女孩子。所以，我无药可救，你明白吗？”

^①汉克·格林伯格 (Hank Greenberg, 1911–1986)，一位著名的棒球手，最初在纽约洋基队效力，后来转入底特律老虎队。

^②莫娜活 (Myrna Loy, 1905–1993)，美国电影演员。

“你肯定觉得我是一个大傻瓜。”沃尔特嘟囔着，他的大耳朵越来越红了。

“哦，亲爱的，请原谅。”瓦莱莉懊悔地说，“可是你也太敏感了。还有亲吻的问题，看！”她拉住沃尔特，深情地压在他身上，用力地吻了他的嘴唇。“好了，你明白了吗？”瓦莱莉叹了口气，又继续啃着橘子，“这是我亲吻的方式。”沃尔特虚弱无力地朝周围的马球迷们笑了笑，然后抹去了嘴唇上的口红。“我要告诉你的是，”瓦莱莉继续说着，“在电影中，你必须表演各种各样的感情；可是真正要亲吻的时候，他们只是相互轻轻地一吻。而我，是真正的亲吻。”

沃尔特离开了围栏。“你每天都干什么？”他唐突地问。

“享受生活。”瓦莱莉低声回答道。

“我觉得你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你的手从来没有碰过洗碗池！”

“哦，老天爷。”瓦莱莉呻吟着说，“我是一个改革派。”她特意强调了最后一个词。“听着，我忍饥挨饿的朋友。我和我爸爸，我们就这么过日子，无忧无虑。我们碰巧有点儿钱，所以就想各种办法尽量花掉手上的钱——趁还没有被别人抢走的时候。”

“你就是那种人。”沃尔特辛辣地说，“会引发革命。”

瓦莱莉愣了一下，随后哈哈大笑了起来。“斯佩思先生，我相信我之前对你的判断有偏差。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俏皮的说法。你下一步是不是要建议我们在最近的公园里举行私人静坐示威？”

“你所谓的享受生活就是这个意思！”

瓦莱莉倒吸了一口气。“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我应该给你这张粗鲁的脸一记耳光！”

“你们这些人的毛病就是，”沃尔特断然地说，“你们都是经济上的

保守派，毫无例外。”

“你只是道听途说，鹦鹉学舌！”瓦莱莉也不甘示弱，“你凭什么教训我？我听说过你和你父亲，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寄生虫，专门靠政治牟利！”

“哦，不对。”沃尔特撇了撇嘴，“我不在乎你怎么评论自己或者我家老头子，可我绝对是自食其力。”

“啊，是吗？”瓦莱莉冷笑着说，“你有什么专长？”

“绘画。我是报社的漫画家。”

“这还真是一个男人的工作。遵命，长官！明天您就会在报纸上看到小比利的最新冒险故事。”

“你这么认为？”沃尔特喊了起来。

“沃尔特·斯佩思先生，你的能言善辩真让我自愧弗如！”

“我画政治漫画。”沃尔特吼道，“为《洛杉矶独立报》工作！”

“共产党！”

“哦，天哪。”沃尔特挥舞着他的长胳膊，怒气冲冲地走开了。

瓦莱莉满意地微笑着。沃尔特很年轻，长得像加里·库柏^①。她拿出小镜子，察看着她的口红，并且决定要尽快再和沃尔特·斯佩思先生见面。“今晚的约会，”她朝着沃尔特的背影喊道，“取消了。别做梦了！”

^①加里·库柏 (Gary Cooper, 1901—1961)，美国演员。

第二章

桑苏斯的美人

他们的交往过程经历了几个夜晚和几个必不可少的约会，不过沃尔特·斯佩思先生很快就意识到——绝望地意识到——瓦莱莉·雅尔丹小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目的就是来折磨他，让他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。不过从整体看来，雅尔丹小姐所带来的麻烦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宿命，却也因此让人伤脑筋。沃尔特的良心日夜都在受煎熬——沃尔特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——他甚至一度投身于好莱坞的夜生活，混迹于好莱坞必不可缺的各色美女之间。可是他所有的努力都只换来一种结果——那个慵懒的、轻浮的、恼人的雅尔丹小姐身上好像有什么特殊的魅力，让他欲罢不能。最终他只好屈从地回到雅尔丹小姐身边，被迫接受她的任性胡来，在幸福的苦难中虚弱地反抗——就像一条被女主人抚摸的、长满虱子的猎犬。

沃尔特完全不理解女性微妙的心理和行为，所以他没有注意到雅

尔丹小姐其实也在经历考验。不过里斯·雅尔丹不同于沃尔特·斯佩思，他不仅是一个父亲，还具有母亲在这种问题上的第六感。一天早晨，他躺在健身房的按摩床上，任由潘克蹂躏、捶打的时候，郑重地对瓦莱莉说：“你的高尔夫球技艺退步了，差了六个洞。而且我昨天晚上在露台上发现了一条湿的手帕。出了什么事，小姑娘？”

瓦莱莉正在恶狠狠地击打沙袋。“没事！”

“自欺欺人。”潘克一边拍打他的雇主，一边冷冷地说，“我猜昨天晚上你又和那个疯疯癫癫的笨蛋吵架了。”

“别打岔，潘克。”父亲说，“一个男人难道没有权利和亲生女儿说几句贴心话吗？”

“如果那个废物再把你称做‘寄生虫’，”潘克闷声说道，同时指关节嵌进了雅尔丹的肚子，“我就会把他的牙打飞。‘寄生虫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潘克，你在偷听！”瓦莱莉愤慨地嚷道，“这个家里的人都糟透了，我只能做这样的评价！”

“你们那么大声，我怎么可能听不见？”

瓦莱莉瞪了一眼潘克，然后从壁橱的架子上取下一对练体操用的瓶状棒。

“好了，潘克。”里斯说，“不过我可没有偷听……沃尔特还怎么称呼她了？”

“好多古怪的说法，然后她就开始嚎哭，沃尔特把她拽过来，亲吻了她一下。”

“潘克。”瓦莱莉愤怒地挥舞着手上的棒子，“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卑鄙小人。”

“然后我的小姑娘又做了什么？”里斯·雅尔丹心平气和地说，“潘

克，再给我揉揉胸部肌肉。”

“她给了沃尔特一个唱诗班女孩的礼物——好像她正有此意。我是说，他们接吻了。”

“很有趣。”瓦莱莉的父亲闭上了眼睛。

瓦莱莉把一根体操棒朝着按摩台的方向扔了出去，潘克敏捷地躲开了，然后继续揉搓他雇主棕色的躯体。体操棒“叮叮当当”地撞在了远处的砖墙上。瓦莱莉坐在地板上，开始嚎哭，“我还不如去好莱坞剧场给朋友们表演！”

“好小子。”她的父亲说，“沃尔特是个好样的。”

“他没什么了不起的！”瓦莱莉跳了起来，愤愤地说，“沃尔特和他的社会责任感，都让我恶心！”

“是吗，我可不这么看。”潘克一边按摩一边说，“他的观点可能也有些道理。那个小家伙似乎忙得不可开交，没有太多的时间娱乐。”

“潘克，你别瞎掺和！”

“你明白了吧？”潘克抱怨道，“这种盛气凌人的架势。我必须闭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拿薪水的奴隶。翻个身，里斯。”

他的雇主顺从地翻了个身，潘克开始猛击他的脊梁。“你不一定非要和那个男孩子在一起，瓦尔^①——唉哟！”

“我认为，”瓦莱莉生硬地说，“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我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——用不着别人插手。”说完她就愤然离开了。

可是沃尔特确实让人头痛。有时候他顽皮得像个孩子，有时候又骇人地阴沉着脸。他可以像电影里一样热吻瓦莱莉，几乎压断她的脖

①瓦尔是瓦莱莉的昵称。

经济困境的房产经纪人是他的老相识。这个善举并没起到太大的作用，因为大萧条开始后不久，银行就没收了作为抵押的房产，那位房产经纪人也吞弹自尽了。瓦莱莉觉得桑苏斯很可怕，但是他们在马里布^①的昂贵而灰暗的公寓和圣莫尼卡^②的小别墅总是挤着很多人，桑苏斯清静的环境让瓦尔多少有些动心。

第二幢房子的主人是一位男明星，他酷爱喧闹的英国小猎犬，把整个桑苏斯搞得鸡犬不宁。幸好他突然娶了一位英国贵族夫人，于是那位明星和他的宠物都跟着贵妇去了英国，去征服大不列颠的电影观众了。现在那幢房子基本上空着，主人每年只来这里作短暂的停留，这让桑苏斯的居民都长出了口气。

第三幢房子里曾经住过一位外国的电影导演，但他没住几天就犯了震颤性谵妄症，倒在了游泳池边上，随即被送进了疗养院。所以这位房客也永远地消失了。

第四幢房子从来没有住过——直到它被所罗门·斯佩思看中。按照斯佩思先生的说法，他从银行买下这处地产就是为了“离他的合伙人近一点儿”。他曾经洋洋自得地对瓦莱莉说：“也就是你可敬而富有魅力的父亲。”这个让人无法忍受的所罗门搬进来之后，沃尔特也住进了桑苏斯。

沃尔特搬了进来，麻烦也就开始了。那个家伙真是莫名其妙，他根本用不着住进这里。实际上，他之前一直独自住在洛杉矶的一间带家具的出租公寓里，直到他父亲买下了桑苏斯的房子。斯佩思父子一直合不来——这还用说，想想沃尔特满脑子的理想主义！可这一次他们却突然相安无事了——整整一个星期——所罗门用他一贯的油腔滑

①马里布（Malibu），洛杉矶西部的一个行政区。

②圣莫尼卡（Santa Monica），洛杉矶西部的一个度假胜地。